

《金匱要略心典》注释特色探析

★ 李怀芝* (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)

摘要:《金匱要略心典》是清代著名医家尤怡为探讨诠释《金匱要略》而作。其注释尤具特色,识证准确,析方精辟,行文快言捷语,常能深入浅出,时有点睛之妙,使艰涩难懂之文变得简明易懂。其释证析方,常两相比较,辨其异同,抓住本质,使读者易于把握条文之关键。

关键词:金匱要略;金匱要略心典;注释

中图分类号:R 222.3 **文献标识码:**A

1 文简义捷,深入浅出

尤氏对《金匱要略》经文的注释,简捷明快,深入浅出,常能一语道破机关。如对“五脏风寒积聚病”诸病病机的概括,简明透彻,言肺中风病为“津结而气壅”,肝中风为“风从风动”,肝着病为“气血郁滞,着而不行”,麻仁丸证为“胃强而脾弱”。又如对妇人妊娠病诸病之病机的概括,言简意明,切中要害,如妇人宿有癥病之漏下不止,以“六月动者胎之常,三月动者胎之变”作为从日期上分辨胎动与癥病的分水岭;妇人漏下半产下血及妊娠下血,以“皆冲任脉虚,阴气不能守”概其病机;妊娠呕吐不止之干姜人参半夏丸证,以“妊娠中虚而有寒饮”道之,妊娠小便难之当归贝母苦参丸证,以“血虚热郁,而津液涩少”概之,皆言简而确,便于读者很快把握病证之症结关键。又如新产妇人三病,承赵以德《金匱方论衍义》之说,以“亡血伤津”概其病机,产后腹中疼痛之当归生姜羊肉汤证,以“血虚而寒动于中”概之,产后中风发热之竹叶汤证,以“风热外淫而里气不固”概之,附方中《千金》三物黄芩汤证,以“产后血虚风入而成热”概之,此皆精言妙语,使读者一睹便知。

2 抓住疾病本质,比较异同

尤氏对诸多复杂而相似的病证,善于比较分析,同中求异,异中求同,常能抓住疾病的本质,而深达仲景之旨。

如对于仲景治肺病之诸方,切中要害,两相比较而论其异同。如治“咳而脉浮”之厚朴麻黄汤,与治“咳而脉沉”之泽漆汤进行比较,指出二方主证虽皆咳证,病属肺邪,但同中有异:脉浮则气多居表,脉沉则气多居里,偏表者当发表散邪,偏里者则驱邪下走。厚朴麻黄汤,与小青龙加石膏汤相近,以散邪蠲饮为功,方以厚朴、麻黄、杏仁宣肺利气,发汗解表,宣散水气,厚朴“亦能助表”;泽漆汤,以泽漆配黄芩、半夏等,

则下趋之势较猛。二方皆因邪之表里深浅而因势利导也。又如越婢加半夏汤,与小青龙加石膏汤进行比较分析,认为二方所主病证皆为饮邪,但一为饮热郁肺,病属阳热,一为心下寒饮,兼挟热邪,前者病证属阳,治用辛寒之越婢加半夏汤,后者寒饮挟热,以辛热配以石膏之辛寒,寒热并用。越婢加半夏汤,以麻黄伍重剂石膏为主,辛凉配伍,发越水气,兼清里热;小青龙加石膏汤,以辛温的小青龙温化水饮,加少量石膏清热除烦。总之,二方主证虽皆为饮,但一偏于热,一偏于寒,故二方一为辛凉,一为辛热。

对于历节病的分析,尤氏比较分析其不同的脉象,说明历节病的病机虽各不相同,但病从虚得则一也,乃为异中求同。观“寸口脉沉而弱”条,此病是“肝肾先虚”而汗出入水,但水气是否发病,在于体质强弱,“盖非肝肾先虚,则虽得水气,未必便入筋骨”,故“仲景欲举其标,而先究其本,以为历节多从虚得之也”;“少阴脉浮而弱”条,病机是“风血相搏者,少阴血虚而风复扰之”,亦属从虚得之;“盛人脉涩小”条,说明形盛于外、“气歉于内”之人,饮酒汗出,致风湿相搏而成历节,但其得病之由亦因虚得之(气虚)。故三者虽病机有所侧重,然得病之本质皆由于虚,“历节病因,有是三者不同,其为从虚所得则一也”。尤氏注重病之标本,抓住了病机的本质。

3 对举析方,达其精义

尤氏析方精辟,同时,其释方时,常将二方或一组方进行比较分析,通过对举比较,抓住方证之关键,以便更好地指导处方用药。

如“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”,仲景论血痹有二条,其治一为针引阳气,一为用黄芪桂枝五物汤药物治疗,表面上看来二者无甚联系,而尤氏分析异同,认为这二条血痹的病机相同,皆为阳微而阴血痹阻不通,其治不独行其血痹,而要

* 作者简介:李怀芝,女,医学博士,副教授,主要从事中医文献研究。

通其阳气，阳通则血痹亦开，故前条针引阳气，后条黄芪桂枝五物汤和荣助卫，“黄芪桂枝五物，和荣之滞，助卫之行，亦针引阳气之意”。二条病机及治疗思路大体相同，又因后条阴阳形气俱不足，较前虚损为重，故遵经意，不用针刺而调以甘药也。

同时，尤氏亦注意对比发挥，如“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”干姜半夏人参丸是为妊娠中虚而有寒饮者设，同时，补出与其相反病证的治法，即《外台》青竹茹、橘皮等为胃热气逆呕吐者设，其意在“补仲景之未备也”。又将此篇当归散与白术散作对比，当归散为正治湿热之剂，而白术散为正治湿寒之剂，之所以出现湿热与寒湿的不同，是由于人之体质阴阳偏胜不同，“妊娠伤胎，有因湿热者，亦有因湿寒者，随人脏气之阴阳而各异也”，此乃发仲景所未发耳，正如尤氏所说：“仲景并列于此，其所以诏示后人者深矣。”

“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”中“妇人经水不利下，抵当汤主之”条，认为此条属于经闭不通的病证，是由于瘀血阻脉所致，治当攻逐瘀血。《金匱》将此条与经水不利之土瓜根散条对比分析，认为二者虽皆有月经不利的情况，但此重彼轻，彼为和剂，而此专攻逐，即二证瘀阻程度不同，故药物攻逐之缓急亦不同。

此外，尤氏对于仲景方药的发挥亦颇为精到，常能发古人所未发，如“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”中产后少腹坚痛之恶露不尽兼阳明里实证，尤氏谓此证“不独血结于下，而亦热聚于中”，即属瘀血里实证，其治当两顾，其对大承气汤的分析可谓精辟，谓此方不但急下阳明里实，且因大承气中大黄、枳实均为血药，故此方又有攻逐瘀血之功，“盖将一举而两得之欤”。其说尽得大黄、枳实之妙，观仲景治瘀血方中常用大黄、枳实，如本篇下瘀血汤、妇人杂病篇抵当汤、血痹虚劳篇治干血劳之大黄虻虫丸，方中皆用大黄攻逐瘀血，本篇治气血郁结腹痛的枳实芍药散，用枳实炒黑入血以行滞，可见二药皆可祛瘀，而本证大承气之用大黄、枳实，确有一举两得之妙，此发他人所未发。又如治产后郁胃之小柴胡汤，谓其“解散客邪而和利阴阳”，治产后中风之竹叶汤为“表里兼济”之剂，皆得诸方之妙。

4 灵活变通，申其未发

尤氏对《金匱》的注释，除顺释条文之外，较多引申发挥，常能灵活变通，发仲景未发之旨。

如对黄疸病的正治法及变通之法，认识较为透彻。认为黄疸之病乃湿热内郁，有正治法，有权变法，曰：“黄疸病，湿热所郁也。故在表者汗而发之，在里者攻而去之，此大法也。乃亦有不湿而燥者，则变清利为润导，如猪膏发煎之治也；不热而寒、不实而虚者，则变攻为补，变寒为温，如小建中之法也；其有兼证错出者，则先治兼证而后治本证，如小半夏及小柴胡之治也。仲景论黄疸一证，而于正变虚实之法，详尽如此，其心可谓尽矣。”其言甚善。黄疸正治之法，在表者宜汗之，在里者宜攻下之。若湿热发生变化，则有变通之法：如不

湿而燥，“湿热经久，变为坚燥”，当变清热利湿为润导，即用猪膏发煎润导之。猪脂润血脉，解风热，乱发消瘀，开关格利小便，观尤氏于猪膏发煎条后补以《千金》病案，服药后“胃中燥粪下”，说明此证燥之甚者，可能出现大便干结的症状；若不热而寒，不实而虚，则变攻为补，变寒为温，即如小建中汤温中补虚之法。

尤氏常能于仲景条文之外，另出新意，补以别说，发仲景未发之旨。如“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”火邪致病的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救逆汤条，《金匱》述说简单，只有“火邪”二字，并无脉证，而尤氏补以《伤寒论》中二条条文加以说明，如《伤寒论》“伤寒脉浮，医以火迫劫之，亡阳，必惊狂，起卧不安”，及“太阳病，以火熏之不得汗，其人必躁；到经不解，必圜血，名为火邪。”说明火邪致病之由，从而也补充了《金匱》中火邪致病的情况。又同篇木条“心气不足，吐血、衄血，泻心汤主之”条，引他说加以发挥，本条病机为“心气不足”，但尤氏认为，独心气不足不会引发出血，引寇氏“若心气独不足，则当不吐衄也”，说明本证除心气不足外，尚有“邪热因不足而客之”，即为邪热乘虚入客而致吐衄，其治“以苦泄其热，以苦补其心”，一举而两得。同时亦举《济众方》用大黄、生地汁治衄血，其“下热凉血”之法，亦泻心汤之泻热之意也。

5 遵经不泥，辨其阙误

尤氏对仲景条文，遇其文字疑讹者，不拘泥死守、曲意臆说，而是据文理加以辨误。如“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”：“风水恶风，一身悉肿，脉浮不渴，续自汗出，无大热，越婢汤悉主之”，此条“脉浮不渴”，尤氏认为当为“脉浮而渴”，曰：“此与上条（防己黄芪汤）证候颇同，而治特异，麻黄之发阳气，十倍防己，乃反减黄芪之实表，增石膏之辛寒，何耶？‘脉浮不渴’句，或作‘脉浮而渴’，渴者热之内炽，汗为热逼，与表虚汗出不同，故得以石膏清热，麻黄散肿，而无事兼固其表也。”此风水证热积于内，渴乃热炽灼阴，汗出为热逼，而本方用石膏乃清郁热。又同篇里水证，一身面目黄肿，有越婢加术汤治里水挟热，又“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”有“《千金》越婢加术汤”，治“肉极，热则身体津脱，腠理开，汗大泄”等，明显有内热，表现为津脱汗泄，以彼推此，说明本篇治风水之越婢汤、治里水之越婢加术汤确有内热炽盛，热炽灼津，故当有口渴，而方中重用石膏，乃为清泄里热，生津止渴，故尤氏以“脉浮不渴”作“脉浮而渴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《金匱要略心典》，言简明快，深入浅出，尤易习读，故其书一出，辄为后学所喜爱，成为研习《金匱》之舟楫津梁，至今仍为研读《金匱》之重要参考书。清著名医家徐大椿先生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云：“其间条理通达，指归明显，辞不必烦而意已尽，语不必深而旨已传。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，而由此以进，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。”现代著名医家何任教授谓“其书卷帙不多，注解极简明扼要，以少胜多，堪称《金匱》注本中少而精的代表作。”

（收稿日期：2007-11-21）